

## 万物晴空盖雪眠，夫妻皓月把夜话

大雪初晴，万里无云。在漫山遍野的杉树林中座落着两排L形砖瓦房。房子后面的边边角角搭建着低矮的茅草屋，有的茅草屋竖立黑漆漆的烟筒，缕缕青烟从烟筒里升起。屋檐下挂满了长短的冰凌，滴滴嗒嗒滴着水珠子，象一个个音符奏响着冬眠曲。房子前面几棵高大的梧桐树，叶子都掉光了，裸露的树枝被风吹的呜呜响，象熟睡的老人，打着鼾声。两排房子后面，是一片竹林，被大雪盖着，匍匐在地上，象一个个睡美人，盖着厚厚被子相拥而睡。几只小麻雀从竹林里飞了出来，叽叽喳喳地叫着飞到一个稻草垛上，其中一只小麻雀飞到一个谷筛下面啄着谷子。突然，谷筛盖了下来。“抓住了，抓住了”，随着声音，一个小男孩从后门跑了出来。小男孩大概九、十岁，长的虎头虎脑，牙齿微露，头上带着雷锋帽，身上穿着小军大衣，灰色棉裤，黑色棉鞋。小男孩走到谷筛旁，小心翼翼地把麻雀抓在手，他又兴奋地叫了起来：“抓住了，抓住了。”这时从后门又跑过来一个小孩，头带毛线织遮耳小黄帽，素花袄，青色棉裤，灰色棉鞋，清秀的脸庞，长着一颗不大不小的眼睛，睫毛长长的，眼神飘浮不定，似看非看，目光中带着淡淡忧伤。耳朵大大的。”哥哥，你，你能不能把小鸟给我，我。”弟弟慢慢说道。哥哥急道：“我才不给呢！好不容易抓到一只，我要把它关进笼子里”。弟弟还是慢慢地说：“我，我拿糖给你，你换”。哥哥惊讶道：“你还有糖？”弟弟点点头。哥哥道：“还有多少颗？”，弟弟把一支手伸出来，哥哥道：“五颗！，不换，太少了”。弟弟不作声，眼泪从长长的睫毛中吧嗒吧嗒掉下来。哥哥急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又哭，我跟你换，妈妈看见你哭又说我欺负你。”，说完又嘱咐道：“小心拿好了”。哥哥小心翼翼地把小麻雀放到弟弟手里，弟弟接过了小麻雀，慢慢把手松开，自言自语道：“飞吧”。小麻雀扑哧一声飞进竹林。“你怎么把它放了呢！”哥哥气得直跺脚。“俊杰，俊秀，过来吃饭了”，从旁边茅草屋传来一个女子声音。哥哥大声应道：“妈，来了”。弟弟还愣愣地看着那片竹林，自言自语道：它，它能找到它，它爸爸妈妈吗？哥哥俊杰拉着弟弟的手说：“俊秀，吃饭去了”。弟弟俊秀点点头。这茅屋在外面看上去不大，里面倒是又宽敞又暖和，靠边用砖砌着灶台，一口黑漆漆大锅嵌在里面，灶台旁边堆满了柴火。灶台右边过去点放一张小方桌，下面放三条长木凳。桌子再过去角落里放着些锄头等农用工具。屋子里一个中年妇女正在盛饭摆筷子，中年妇女齐jian短发，shu着刘海，穿着格子花袄，手脚麻利。俊杰问道：“妈，爸爸呢”。妈妈道：在外面抽烟呢，你去叫爸爸吃饭。”俊杰小跑了出去，一会儿后面跟了个中年男子走了进了，中年男子中得身材，穿着中山装，小方头，嘴唇上长了一圈白斑，蓄着小胡子，所以看不出来。两只手上也长着白斑，比较明显，右手的两个手指头又烟被薰黄了。妈妈补了一句道：“和祥，吃饭了”。爸爸看着桌子说道：“韭菜炒蛋，炒白菜，好叻，吃饭。”一家人围着桌子边吃说，妈妈说道：“俊杰，吃完饭，带弟弟去前面玩，别让他一个人闷在家里看书，去晒晒太阳。”俊杰道：“小煤球，他们都不和他玩，说俊秀身有尿骚味。”妈妈责怪道：“你不会和弟弟一起玩啊。”俊杰争辩道：“我跟他玩，他又不跟我玩，整天嘟嘟囔囔，不知他说什么。”妈妈摇摇头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让他一个人在外面玩，不要让小煤球他们欺负弟弟。”俊杰自豪道：“有我在，没人敢欺负俊秀”。

冬日的白天总是很短，天空变成了魔术师的舞台，太阳刚一下山，天就变黑了，星星迫不及待地一个个钻了出来，一会儿布满整个天空。它们就象玩皮的孩子，眨着眼睛你推我挤的非常热闹。还没等它们玩够呢，一轮明月冉冉升起，它们吓的又躲了起来，几个胆子大的，依然调皮的眨着眼睛。前面广场上俊杰在和和其它孩子躲迷藏，不时传来阵阵笑声。屋子里，煤油灯下，俊秀正在看书，看的非常投入，口中喃喃自语。皎月当空，大家都睡着了，俊秀和爸爸妈妈睡一起，俊杰一个人在隔壁房间睡，煤油灯早已熄灭，月光从窗户洒在床上。”别踢了，俊秀刚睡着”社英轻声说着。过了一会儿，社英裸露着上身悄悄爬到和祥这头，轻声地说：“和祥，你看看我奶子有没有指甲印。”和祥裸着身子坐了起来，说：“我看看”。说着就用胡子叉叉的嘴轻轻含着社英的乳头来回摆摆，社英咯咯地笑了起道：“别闹了，等下把俊秀吵醒，我奶子可是儿子的哈。”和祥假装恶狼道：“臭小子，跟老子抢奶子。”老式的木床象秋天里月光下求偶的希蜥蟀，吱吱吱地叫作。社英道：“我过去了”。和祥嗯了一声，社英裸着上身又移回到俊秀这边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冷死了。”，过了一会儿，社英小声叫道：“哎呀！俊秀这孩子又尿床了。”和祥急忙道：“那赶快把他湿衣服脱了，挪到你那边去，找一块破衣服垫着，你还是睡我边来吧。”社英弄好后，又钻进和祥的被窝。社英小声责怪道：“这一晚就被你两父子折腾的，我都睡不着了”。和祥道：“那就说说话吧，反正都快过年了，也没啥事，明天睡晚点”。然后，坐了起来，点燃一根烟。社英也坐了起来，把头靠在和祥肩上。社女说道：“俊秀这孩子该怎么办啊！你得想想办法。隔三叉五地尿床，睡觉还非得抓着人家奶子睡，经常做恶梦，口里还说什么花仙子。一做恶梦就抓的我奶子生疼，我还不能叫出声来，又怕吵醒他。”社英顿了顿，接着说：“这些我做父母的都可以忍，俊秀说话也不利索，结结巴巴，胆小，多愁善感，爱哭，全身都是尿骚味，也没有小朋友愿意和他玩，他也不主动和别人玩，说话也从不对别人眼睛看，很少有眼神交流。今年我嫂子暑假过来玩，说：俊秀得了抑郁症，也可能是自闭症早期。”和祥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还是怪咱父母没当好，你怀俊秀的时候，别人都说是个女孩，名字都取好了，生却是个男孩，模样却是眉清目秀，天资聪明，也爱干净。刚三岁那年，掉到水沟里，差点淹死，肚子涨的像球似得，把膀胱都涨坏了。后面

又给哑吧婆婆带，说话也没学好，好好一个娃被糟蹋了。”社英带着哭腔说：“还不是为了多挣几个工分吗！让孩子们多吃上几口肉呀，要不我就自己带了。我可怜的俊秀。”

月光渐渐隐退，屋子里变漆黑，和祥叹着气说：“睡觉吧，长大了就没事了。”

天空是魔术师的舞台，日、月、星、辰